

文学评论

于裂纹深处见意蕴

——从散文审美流变看《冰裂纹》的创作价值

□ 蔡德林

回望中国当代散文百年审美流变，从范式化抒情到个性化深耕，从直白说教到意象化诗性书写，从单一主题到多层意蕴铺展，这一蜕变历程，始终印证着“独特意蕴”是散文的立身之本。而吴丹的《冰裂纹》，正是新时期意象化散文的优质实践之作，跳出传统创作窠臼，以原创意象承载生命体悟，兼具文本质感与精神力量，为当代青年散文写作提供了极佳参照。

中国当代散文审美流变：从范式桎梏到意象自觉

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是一场突破单一范式、回归个体本真、深耕意象意蕴的审美觉醒之路，其流变脉络清晰可辨，也为《冰裂纹》的创作价值提供了精准的时代参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定向升华”的固定创作套路，《荔枝蜜》《茶花赋》等作品，文笔清丽、主题明朗，在特定时代语境下构建了主流审美范式，但也逐渐陷入僵化的创作困境：意象选取高度趋同、情感表达直白露骨、主题预设且单一，所有文字皆服务于既定的主题升华，毫无留白与余韵，缺失个性化、复杂性的生命体悟，更无原创性的审美挖掘，最终导致散文创作套路化、同质化，审美维度愈发狭窄。

进入新时期，散文创作迎来颠覆性审美革新，打破传统范式桎梏，融合现代诗歌意象表达技法，借鉴西方随笔的思辨特质，彻底告别浅层抒情与说教式写作，走向意象个性化、意蕴多层次、表达含蓄化、思考深度化的全新阶段，涌现出一批标杆性作品，构建起当代意象化散文的审美体系：

余秋雨《文化苦旅》以历史文化意象为骨，将行走思考与人文思辨相融，开创文化大散文先河；史铁生《我与地坛》以地坛为核心意象，把个人苦难、生命哲思、母爱温情藏于细腻描摹，意蕴深沉绵长；周晓枫《斑纹》以繁复意象构

建诗性文本，聚焦人性与生命的隐秘角落，追求意蕴的多解性；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以乡村万物为意象载体，于细微处书写本真生命感知；简媜《水问》以诗化意象承载女性情思，打破传统散文结构局限。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均摒弃了人云亦云的表达、老生常谈的主题，以独特意象构建、深层意蕴开掘，重新定义了散文的审美标准，这也与我毕生坚守的散文评判准则高度契合：散文的核心，从来不是辞藻的华丽、套路的工整，而是独属于作者本人的、不可复制的意蕴发现。

《冰裂纹》的创作价值：原创意象下的深层意蕴觉醒

《冰裂纹》之所以是契合当代散文审美的优质之作，核心在于其完全遵循“意蕴为先”的创作逻辑，跳出传统散文俗套意象与套路书写，以冰裂纹为核心原创意象，串联起女性生存、家庭困顿、生命坚韧、残缺与成长等多重命题，实现了意象与意蕴的高度融合，真正做到了“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

作品摒弃了散文中烂俗的明月、花草、流水等泛化意象，独选瓷器冰裂纹为精神载体，这一意象本身就极具原创性与隐喻性：冰裂纹是瓷器的裂痕，是残缺，是岁月与淬炼留下的痕迹，却又因裂痕而生出独特美感，破碎与圆满、缺憾与盛放、困顿与坚韧在此共生。作者紧紧围绕这一核心意象，将自身作为母亲、妻子的日常困顿，家庭生活中的喧嚣与疏离、婚姻里的隐秘裂痕、女性跨越古今的孤独与坚守，悉数融入冰裂纹的隐喻之中，没有直白的抱怨，没有套路化的励志升华，更没有老生常谈的人生说教，而是以个人化的生命体验，挖掘出“裂痕亦是光途、残缺亦可盛放”的深层意蕴。

文中的冰裂纹，既是瓷器纹理，也是女性内心的伤痕、婚姻里的隔阂、生活的磋磨印记，更是生命不屈的肌理。这种意蕴表达，不单一、不浅薄、不刻意，既有当代女性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挣扎与觉

醒，也有对平凡生命坚韧力量的礼赞，更有对“不完美生命”的通透接纳，读者可从中读出女性生存困境、亲子羁绊、婚姻本质、生命力量等多层感悟，言有尽而意无穷，完全符合当代意象化散文“意蕴多层、留白悠长”的审美特质，也是散文创作“意蕴为先”的绝佳体现。

与此同时，文本亦有可打磨完善之处，让叙事与意蕴更显圆融丰厚：作品聚焦女性视角，细腻描摹了妻子、母亲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但对丈夫这一角色的内心世界、生存压力着墨过少。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谋生、背负家庭债务、不善言辞表达，其背后隐藏着中年男性的疲惫、隐忍与不易，只是习惯以沉默承担责任，文中仅凸显其淡然疏离的一面，未触及男性在家庭、生计中的困顿与挣扎，使得婚姻与家庭的书写稍显单向，少了一份双向共情的厚重。若能适度兼顾男性的生存困境——譬如他人在外承受的经济重压、社会角色焦虑以及情感表达的笨拙无奈——作品会在性别视角之外补上一块必需的拼图，让裂痕的两侧都有了温度与重量，婚姻叙事也会更趋近真实的家庭生态，避免因视角偏狭而削弱文本的普遍共情力。

《冰裂纹》亮眼语句品鉴：以文字为舟，载意蕴之深

《冰裂纹》的语言，摒弃浮华辞藻堆砌，文采服务于意蕴，情趣依托于真情，每一句亮眼表达，皆扎根文本、贴合意象、传递深层思考，无一空洞抒情，无一字冗余赘述：

“请给我一棵会逃跑的树。”一句轻淡戏言，道尽中年女性被家庭琐事、育儿责任、生活喧嚣裹挟的压抑与疲惫，没有直白倾诉苦楚，却将渴望挣脱、向往自由的隐秘心境写得入木三分，以极简语句承载深沉情绪，是个人化情思的精准表达，跳出了女性困境写作的俗套表述。

“裂痕在釉面游走如墨，道道裂缝处却愈发透亮，像我们被生活烙出裂痕的

日子，都透着光的通道。”紧扣核心意象，将瓷器冰裂纹与生活伤痕直接勾连，打破“残缺即不幸”的传统认知，赋予裂痕全新审美与精神内涵，既贴合文本意蕴，又传递出“困顿之中自有光亮”的生命感悟，意蕴含蓄，诗意十足。

“古今女人的孤独，都是同一场雨。”以极简之语，将个人女性生存体验，延展至千年女性共同的精神困境，把个体情思上升为群体共情，格局开阔，意蕴厚重，没有刻意拔高，却在平淡中直击人心，写出女性跨越时代的孤独与身不由己。

“她们的根可以向四面八方生长，树叶也是自由的，还能让影子爬上墙！”以树为喻，书写女性生命的坚韧与蓬勃，跳出“女性柔弱”的刻板书写，传递出女性不被困境束缚、向阳而生的精神力量，语句质朴却充满力量，是全文意蕴的重要升华。

“苔藓不会开花，但它本身，就是从裂痕里撞出来的春天。”全文文眼，点睛之笔。将苔藓与冰裂纹意象相融，以不开花、却于裂痕中生长的苔藓，隐喻平凡女性的生命特质：不张扬、不耀眼，历经生活磋磨、身处困顿裂痕，却依旧顽强生长，自己活成生命的春天。语句诗意、深沉、有力，意蕴直达灵魂，是当代散文中极具原创性的金句。

“丈夫修剪的何止是枯枝，更是我们婚姻里那些秘而不宣的冰裂纹。”落笔于家庭与婚姻的细微之处，写出男性沉默的担当与婚姻的隐秘裂痕，是文中难得的双向共情笔触，可惜仅此一句，未能深入挖掘男性的内心困顿与生计压力。倘若文本能在类似笔触上稍作延伸，让丈夫的沉默不只是背景式的存在，而是同样被冰裂纹照亮的另一面——他的疲惫、他的失语、他的负重，同样值得一句属于他的“金句”——那么家庭叙事的两裂便不再仅是女性的独角戏，而成为两性在各自困境中彼此映照的双重奏。如此，语句的意蕴会更显醇厚，文本的情感光谱也会更趋完整。

书香一瓣

火花里的翅膀

□ 窦晗

我的识字，是从烟纸、糖纸和火柴盒上开始的。母亲是我识字读书的启蒙人。儿时，她总从墙角、灶头，攒回各式各样的纸片：抽空的“大公鸡”烟盒，糖果剥下来的彩纸，火柴盒贴花，还有年画边角……这些就是我人生里头一批课本。

夜里煤油灯捻亮，黄豆大的光焰跳一下，把我们娘俩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悠悠的。她盘腿坐在床头，把我揽在怀里，粗糙的指尖点着纸片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拖得很长：为一人一民一服一务……

我跟着含糊地念。窗外蛙鸣漫进来，村头抽水机嗡嗡地响，夜的潮气、字的发音、还有煤油灯发暖的味道，在我耳边糊成黏乎乎的一团。那些方方正正的字，被母亲的指尖一个个摁进我记忆的软泥里，沾着烟草的苦，裹着糖纸的甜，还有火柴盒磅礴的涩。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气味会跟着字一起长进肉里，以致几十年，一摸起纸页，这股味道还会先浮上来。

后来上了学才知道，原来字是有“家”的。它们端正正正地在课本的田字格里，横平竖直，半点不能歪，被老师的教鞭点得齐齐整整：“上中下，天地人，你我他。”像生产队育秧田里的秧苗，行是行，列是列。

每当念这些规规矩矩的字，总是会想念母亲教我的那些字。它们歪在烟盒的折痕里，斜在火柴盒的背面，挤在火柴盒的侧边，藏在年画娃娃的衣角。

家里阁楼上堆着父亲和叔叔们上学时的旧课本，我总偷偷摸上去，一待就是小半天。

那时候书少，能看的就那么几本。直到12岁那年冬天，在武汉工作的父亲扛着行李回家过年，包里除了红糖、苹果、年糕，还压着四本崭新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那4本书我整整看了3年。不认识的字跳过去，看不懂的诗就略过去，磕磕绊绊地读，翻来覆去地看。

直到初中的一节语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粉笔灰簌簌飘落。我盯着那几个字忽然就愣了，想起阁楼上飘着灰尘的光柱，想起煤油灯下母亲暖烘烘的怀抱，想起四大名著里那些被我读过去的生僻字。

原来光“读”是不够的。我开始学着“想”。想那些字聚在一起到底说的什么，想书里的人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想那些故事为什么偏是那样的结局。有时候想通了，心里忽然就亮了，像火柴“噼”地划着，暖光就晕开一小片；有时候想不通，就搁在心里存着，等那日子再翻出来想。这个过程就像秧苗，你天天去田埂看，看不出半点变化，可等十天半月再去，它已经悄悄高出水面好大一截了。

后来读到一句话：“鸟可以停在细小的树枝上，不是信任树枝多牢固，而是凭借强大的翅膀。”我盯着书页忽然就笑了。那时候在阁楼上翻旧书，在煤油灯下跟着母亲念字，只觉得多认一个字，心里就多亮一点；多翻一页书，头顶的天就好像高一点。原来那些火柴盒上歪歪扭扭的字，那些翻得掉渣的旧课本，那些磕磕绊绊读下来的故事，从来不是要给我什么，只是默默帮我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

去年回村，田还是那些田，秧苗绿得晃眼，只是再没人蹲在田埂上，用捡来的纸片教孩子认字了。村里建了农家书屋，亮堂堂的玻璃窗，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风从江汉平原吹过来，扫过秧田的梢，吹进书屋的窗，翻得书页哗哗响。那些曾经在煤油灯下金贵得不得了方块字，如今像田里的秧苗一样寻常，谁都可以随手拿起，静心品读。

我站在书屋门口，忽然就懂了：读书没改土地性子，也没改庄稼的长势，却让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心里多了一簇光。那光不亮，却够你低头插秧的时候，能望见田埂的尽头；抬头看天的时候，知道天外还有天。

新书推荐

以日常微光照见人生的温度

——肖复兴全新散文集《你我经历的一刻》出版



近日，著名作家肖复兴全新散文集《你我经历的一刻》出版。本书以“一半烟火，一半诗意”的笔触，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瞬间，在平凡之中呈现人性的温度与岁月的回响。本书是作家最新创作的50篇散文，并附录90余首旧体诗。全书围绕“时间”“日常”“人情”“内心”“阅读与写作”五大主题展开，从老街旧巷的生活记忆，到异地他乡的见闻感受，从亲人往事的深情回望，到一草一木的细微体察，呈现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生活图景。

本书的创作时间集中于2025年，是作者最新思考与表达的集中呈现。作为中国当代重要散文作家之一，肖复兴曾获得“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其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在不同年龄层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力。本书的出版，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文学品质，也进一步拓展了其在当代生活书写中的表达空间。

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陷入焦虑与疲惫，而忽略了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我经历的一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温和而持久的精神慰藉。它不试图给出答案，也不进行说教，而是通过真实而克制的叙述，让读者在阅读中慢慢放松下来，重新感知那些被忽略的细微之处。

这部作品延续了中国散文重视“日常经验”的传统，同时又回应了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使“平凡生活”重新成为值得凝视与书写的对象。它不仅是一部散文集，也是一种关于生活态度的提示：在喧嚣之中，学会停下来，重新看见那些支撑我们前行的微小光芒。

《你我经历的一刻》的出版，为当下文学阅读提供了一种更为安静、内敛的可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这样的文字或许正是人们重新理解生活、安顿内心的一种方式。

读书心得

那些不该被辜负的时光

——读郭沛文的《远逝》有感

□ 黄敏

最近看完了郭沛文的《远逝》这本书，合上书本的时候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可以带给读者第三种快乐的小书，第一种快乐就是阅读时酣畅淋漓，读完后就忘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第二种快乐就是阅读时痛苦，读完之后回味无穷。第三种快乐是阅读的时候很痛苦，每一句话都让人心疼，读完之后也很难受，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回味后会发现苦难之中也有着细碎的温暖，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

《远逝》文字朴实无华，不加雕饰，但是它就像一把温润的刀子，慢慢地把日常生活的表象给切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失去了孩子的老人胡友林和文夕，两人都是退休教师，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为人厚道，晚年却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退休后的日子就像一杯温吞水，为了增添一些生活气息，

他们报名参加了一个18元的低价旅行团，没想到这次看似便宜的旅行成了他们生命最后的一段路程。不久之后文夕突然失踪了，胡友林惊慌失措之下只能求助于侦探安春、何涛，在寻找人的时候也发现了一条专门针对独居老人的诈骗链。

书中有一组刺眼的对比。有宠物猫走失的家庭，会愿意出两万请侦探寻找猫咪，并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有些人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地杀人。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支付也变得简单了，独居老人因为健康、孤独等问题容易产生焦虑，更容易被骗子盯上。没有儿女的老人们住在黑养老院里，为了快速腾出床位来赚钱，养老院不惜采取手段。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很冷。我们要抽出时间多陪陪家人，让老人安享晚年，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

读《远逝》的时候也是和记忆的一种对话。文夕的节约让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外婆很善良、很节俭，她会先拍下黑白照片然后放大，说这样以后给子孙后代留麻烦，放大的黑白照片一直藏在衣柜的角落里，直到外婆90多岁去世后才被拿出来用过。外婆有时也开一些小玩笑，有时候也会很大方。小时候的菜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干净整洁，有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买菜，外婆每次买菜都会坚持不找零钱，她总是很仗义地帮助女性。那些平凡的生活片段是我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远逝》不仅写的是寻人之旅、反诈之战，也是一首关于孤独、善良、珍惜的挽歌。愿我们从《远逝》中读出珍惜，抽出时间陪伴身边的老去的人们，用陪伴来驱散他们的孤单，用温柔守护住那些不该被辜负的时光。

创作谈

虽然细小，却无比坚韧

——散文《那枝桂花遗落在俄罗斯的雪原上》创作手记

□ 廖丽丽

散文《那枝桂花遗落在俄罗斯的雪原上》，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写这篇散文的初衷很简单，只是为了用文字记录过去的时间。

散文创作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主题先行的刻意构造，而是一种缓慢的、近乎植物生长般的自然萌发，是曾经的经历让我拥有了扎根文学的土壤，让我的文字变得充实、真实，让我的文章拥有了血肉。

我想给我的散文写一个故事，一个有关桂花的故事，一个能体现学生时代情感深处隐藏着的故事，一个能映射着我对情感的态度和人生观——拥有面对失去的勇气，拥有拥抱一切胸怀的故事。于是我想到了桂花书签，我需要揭示的主题要与书和文学有关的，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穿插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我的故乡与他乡有关的，与我的经历有关的。

我对文学的执着，或许正源于一种精神的“流亡”——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流亡，而是文化时空中的错位感。于是，散文的结构在那一刻清晰起来。它需要一条明线，即那枝桂花书签；需要一条贯穿始终的意象——雪；需要现在的思考与往事的交织，即学生时代的学习体验与对南方生活的回忆以及对俄罗斯雪原的印象。我决定让散文在三

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思考层面，即多年之后回忆往事而产生的新的思考；其次是回忆的层面，即南方家乡的生活片段，作为学生所经历的事情，再俄罗斯看到雪原之下的异国风情，尤其是那些与桂花相关的故事细节；最后是想象的层面，即我在文字中构筑的意象，在俄罗斯雪原上受伤的梅花鹿、丹麦童话哈根冷漠的街道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以及孤独的北极熊等等。

“雪”成为这篇散文最核心的意象，这不是偶然的。选择。在我生活的南方城市，雪是稀客，偶尔一场小雪就足以让全城兴奋。2008年的那场雪灾，却是另一种记忆——大雪压断了供电线路，冻死了庄稼，也改变了南方人对雪的诗意思象。白雪覆盖下的樟树叶，墨绿中透着疲惫，它们的生命力在严寒中被抑制。但这场灾难性的雪，却给了我某种特殊的审美体验——那是南方人对陌生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是对纯洁与冷酷并存的美学的第一次直观感受。

而在俄罗斯，雪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不再是灾难，而是日常；不再是意外，而是必然；不再是纯粹的残酷或诗意，而是生活本身。这些雪中的俄罗斯，无名英雄广场的肃穆、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最深的地铁以及俄罗斯集市，都体现了战斗民族的特色，体现着浓浓的

异国风情。

正是这种双重性，让“雪”成为表达“异乡的孤寂”的最佳载体。

桂花与雪，一南一北，一暖一寒，一小一大的并置，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修辞张力。桂花是精致的，易碎的，它的香气需要温暖才能散发；雪是广袤的，沉重的，它的美感需要严寒来维持。这两种意象的冲突与融合，恰好对应着我内心的矛盾——我来自南方，我的审美基底由温润的桂花香、连绵的雨季、细腻的人情世故构成；但我向往的文学却是宏大的、沉思的、永恒的。这种矛盾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张力，它让我在写作时始终保持一种既亲近又疏离的视角。

散文的结尾，我选择让桂花书签“遗落”在俄罗斯的雪原上。这不是真正的遗落，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植入——南方文化基因被有意地放入了北方文学的语境中。当那个在雪地里奔跑的身影蹲下身，在雪地上捡起一枚干枯的桂花时，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元素在这一刻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这枚桂花不会在雪原上生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异质质，一种对纯粹地域性的挑战。而这，恰恰是我作为写作者的状态——我用自己的方式“翻译”着我对他乡异国的理解，让它进入我的血脉，

又在我的笔下以一种带有南方气质的语言重新生长。

那枝桂花遗落在俄罗斯的雪原上——这句话最终成为标题，是因为它恰好概括了创作的整个过程：从具体的桂花书签出发，经过雪的洗礼，最终抵达一种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征服，不是同化，而是保持各自特性的对话。桂花依然是桂花，即使它躺在雪原上；雪依然是雪，即使它覆盖着一枝来自南方的干枯枝条。它们的并置，创造出一个新的、只属于这篇散文的意蕴空间。

在更深的意义上，这篇散文探讨的是所有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自己文化基因中的异质元素？如何处理“从哪里来”与“向何处去”之间的张力？于我而言，这种张力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需要珍惜的资源。南方与北方，桂花与雪，温暖与寒冷，亲密与辽阔——这些对立元素之间的空隙，正是创造力的栖息地。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每个诗人都是流亡者。”这里的“流亡”，大概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时间意义上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而那枝桂花书签，就是连接两个故乡的桥梁——虽然细小，却无比坚韧。